

谁为人类忏悔

SHUI WEI REN LEI CHAN HUI

古岳 著

谁为人类忏悔

嗡嘛呢叭咪吽

作家出版社

I267/754

2008

谁为人类忏悔

♪ 嗡嘛呢叭咪吽 ♪

古岳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为人类忏悔：噙嘛呢叭咪吽/古岳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5

ISBN 978 - 7 - 5063 - 4225 - 4

I. 谁… II. 古… III. 散文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3629 号

谁为人类忏悔：噙嘛呢叭咪吽

作者：古 岳

责任编辑：那 耘

装帧设计：03 工舍

版式设计：03 工舍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125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 × 230

字数：300 千

印张：21

插页：2

版次：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225 - 4

定价：38.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言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是佛教大慈大悲精神的人格化的形象，“唵嘛呢叭咪吽”是观音心咒，俗称六字大明咒。这咒虽然只有六个字，但它的含义却非常博大精深。简而言之，这六个字代表：六类生命状态六道，六种解脱方法六度，六种圆满果位六佛。六字明中的“嘛呢”二字的梵文含义是“珍宝”，在佛菩萨和人类的精神品德中，最高贵的品德是大慈大悲心，因此，这“珍宝”代表大慈大悲心，“叭咪”二字的梵文含义是“莲花”，莲花在佛教中一般代表处世而不染的高尚人格，但在此处却代表的是心智如莲开放的开悟大智慧。大慈悲和大智慧代表了佛教的全部教义，解脱成佛之道归根结底就是这慈悲心和智慧二道。这慈悲心和智慧不但是佛菩萨的品德，也是具有“理性动物”之称的人类应具备的品德素质。这就是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更重视精神财富的藏民族，从生到死，千遍万遍，念诵不休的主要原因。因为，这六个字包含了苦海中漂流的一切众生的命运、寄托、智慧和理想。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残酷的社会环境下求生的民族除了这样的选择，还能有其他更佳的选择吗？

“一切存在都是暂时的存在，一切存在都会消失。”这是佛教四大定律之一的“诸法无常律”。凡是存在，大至宇宙星球，小至物质微粒子都逃不脱这个无常规律。人类生存的地球据科学家推算，它的寿命是一百五十亿年，已存在了四十五亿年。这个推算只考虑了地球的自身因素和它正常情况下的存在期限。但任何事物都存在很大的变数。对地球寿命的推算中没有考虑到许多偶然因素，如外来星球的撞击和外部因素引起地质变化，以及人为的破坏活动等。地球虽然存在四十多亿年，但地球上人类生命的出现只有几百万年的时间。在正常情况下地球还能存在一百多亿年，和人的寿命相比较，那是非常遥远的期限，大可不必担心。但地球生命能存在多久呢？这就要看人类生存所必备的生存资源在这个地球上还能保持多久。

佛教不承认上帝创世，主张业创世。所谓“业”，就是指

的人类个体和共同的思想行为。创世在人，灭世也在人的这种人本世界观，充分肯定了人的能动作用。佛教秘籍中还说：

“自己是自己的救星，除了自己没有别的救星”。所以说，佛教是主张人类自救的智慧。现在全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生存资源危机和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所带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人类的思想文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在文明和进步的幌子下所进行的每一次活动，表面上的繁荣进步，种下的却是吃不完的苦果。如果说农业文明是人类对年轻美貌的地球母亲的毁容行为，那么，现代工业文明就是对地球母亲的野蛮地残害掠夺行为。掠夺性开发导致的资源枯竭，臭氧层的破坏，温室效应的出现，气候变暖引起的雪山冰川融化，原始森林的消失，高原湖泊河流的干涸，气候变化引起的台风和海啸的加剧，空气、水源、农作物的污染等等，哪一件不是现代文明的“杰作”？哪一样不是人类自种的苦果？

正如本书的作者所说的那样：“我们却正在堕落成一群贪婪、冷漠、麻木和残忍的乌合之众”，“我们正变成文明的魔鬼”。这本书的作者以亲身感受的沧桑之变的鲜活事实，用人类的良知和高度责任感，道出了森林和草原在消失，湖泊河流在干涸，地球生命面临灭绝危机的深度忧患心情。

对人类生存环境变迁恶化的这种情况人人都有见闻感受，但见多不怪，麻木不仁，其中有多少人能生起火烧眉毛的忧患意识呢？又有多少人能自觉地参与社会环保工作呢？在泯灭良知，麻木不仁和缺乏远见的行为中葬送自己的幸福前景和长远利益，这是人类最大的不幸。《谁为人类忏悔》这本书想用作者自己的感受唤起读者的共鸣，召唤被历史的洪流冲走的人类的理性和良知，在疮痍满目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地球家园。这是一部读了使人引起很多思考，唤起理性良知，反省重估人类文明的好书。我读了之后深有感触，故奋笔作序，以表同感。

多识·洛桑图丹琼排仁波切

2006-12-23日作于兰州



嗡嘛呢叭咪（序歌）

嗡能消除天界生死苦，
嘛能消除非天斗争苦，
呢除人间生老病死苦，
叭能消除畜牲役使苦，
咪能消除饿鬼饥渴苦，
吽能消除冷热地狱苦。

——萨迦·索南坚赞

我佛慈悲！这第一颗念珠上，就让我缀上我祖先的心灵。我的祖先自漂泊迁徙的路上一路叩拜而来。路的尽头有白塔耸立，草原飘荡。村庄小巷里，我曾祖母背上的珈链环佩叮当，而她却头也不回地径自往前。那是草原最后的背影。她的葬礼就在那天午后举行。于是，那个饥荒的年代就在那天午后的村巷里用一片嚎啕将我的心碾压成了一粒干瘪的麦子。我赤脚走向那片坟地时，村后的小河沟里，一片金黄的白杨正有黄叶纷纷飘落。突然刮起一股旋风像一根巨大的风柱，直抵苍穹，那些金黄的叶片便扶摇直上，像一群蝴蝶，也像草原上飘洒的风马。那时，我感觉我正从那旋风的顶端跌落。曾祖母曾给我讲过她曾祖母的故事，在部落最后的草原上，有一顶美丽的帐篷，她记忆中的曾祖母好像一直在锅卡旁用一把美丽的铜壶煮着奶茶。

在第二颗念珠上，我要刻上故乡的那一片山野。山冈之上的鄂博前有风马飘飘，有酥油灯飘摇，有桑烟缭绕。云雀的鸣唱是那山野之上不朽的绝响。我用红泥土捏成的那些牛羊和马儿，就放在鄂博前的草地上。曾经有很多个夜晚，它们走进过我的梦里。梦醒时分，泪水还在脸颊上流淌。而后凝冻。

第三颗念珠上，我想，我该糅进对父亲和母亲无尽的思念。他们躬耕山野的身影是我永远的牵挂。在远行的路上，我惟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们对我的惦念。他们的存在，是我在这

个冷硬的世界上不能苟且偷生的全部理由。我在三四岁时，随父亲走过的那段山路是我永远无法绕开的一扇门。山道旁盛开着满地粉红的豌豆花。那时母亲正在前方家里等待我们抵达。母亲点燃在黑暗灶头的那一盏油灯是我心灵温暖的源头，灯影里母亲衣衫褴褛的身影是我今生今世永远的膜拜和愧疚。

我想把自己和弟弟妹妹的童年一起写在第四颗念珠上，因为我们一起坚守过贫穷和苦难的岁月——其实，他们依旧在坚守，而我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背离了他们。虽然我们依然是兄弟姐妹，但我却已在远离他们的地方坚守着自己的孤独。一个远离兄弟姐妹的人注定要忍受孤独。是夜有梦。梦见他们变成了一只只蚂蚁沿着我额上和眼角的皱纹走来走去。我想和他们一起回家，一起回到童年的苦难岁月。那里有苦难也有温暖。

一串念珠的第五颗上也许就该系上一颗恋人的心灵或者泪珠。泪珠如同心灵，心灵如同念珠，而念珠就是心灵的泪滴。在轻轻转动这一颗念珠时，我曾为我的迟疑而感到难过。就在我迟疑的那一瞬里，仿佛有东西自我的左手指间轻轻滑落。轻轻滑落如擦肩而过。擦肩而过的就不是缘。我总是在命中注定的季节里看花开花落，看风雨飘摇。于是就有一场雪在那个冬天不期而至，我就将新鲜的脚印留在了那条陌生的山道上。山道上有人匍匐在地，而那时我却正好看见有泪珠正从一个人的脸颊上悄悄滑落。我移开了我的目光。移开目光之后，我就想，我的爱人也许正在故乡山村的土巷中望着村后的山冈。于是，我就轻轻转动手中的念珠，就转到了第六颗。

毫无疑问，第六颗念珠就是我对孩子们的祝福和祈祷。他们是我惟一的骄傲。自从他们降临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我得为他们而好好活着。无论他们是否感觉到我注视的目光，我都得看着他们一点点长大。收藏他们成长的日子就是我人生的最终意义。他们成长的日子在我就是一片金黄的麦子，而我收割的却是我自己的生命。亲爱的孩子，如果可能，我想送你们一盘浸透了马汗的鞍子、一架铧尖已严重磨钝的犁、一盘凿纹已经完全磨平的磨扇，我感觉它们才是我们真正的历史。我对你们的惟一要求就是，等你们长大了，就去看看故乡的山野，到

村后山冈上的鄂博前，看看我小时候用红泥土捏的那些牛羊和马儿是否还在。我希望你们将它赶向我梦中的大草原。那时你们也许会听到我在很多年以前唱过的一首山歌。

已经转到第七颗了。这一颗念珠上我得铭记你们的名字，我的朋友。你们的存在是我最大的安慰，你们用平凡和普通为我编织了人生最美的花环。我将永远为你们祝福。你们是我心灵花园当中那棵静静开放的牡丹树，每一朵盛开的牡丹上盛开着的其实就是你们美丽的心灵。我愿自己是那些层层叠叠的绿叶，有一天，我肯定会从那里凋零飘落，但你们友情的芳香将永远在我的上空弥漫。我要点燃一盏灯，放在岁月的尽头，当你们走向人生最后的那个夜晚时，我希望自己就在那里为你们捧着最后的光明和温暖。

嗡嘛呢叭咪吽。从第八颗到一百零七颗的整整一百颗念珠上我都将镌雕自然万物的恩典和人类的罪过，并为之深深地忏悔和祈祷。让我们凝望缀满星辰因而深邃因而璀璨辉煌的夜空，那是苍茫宇宙的一扇窗户，是最初和最后永恒的启示，那窗户之外才是真正的博大精深。对它的凝望中我们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座。它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惟一至高无上的法则，它是一切的一切，它就是道。然后，让我们深情地抚摩脚下的这颗星球，正是这颗满身泥土的星球哺育了我们具有精魂血肉的生命，并赋予了充满灵性的思想和智慧。在我们已然认知的世界里，我们人类是所有生命种类中大自然最完美和谐的经典杰作。我们理应具备最高形式的美态和美质，使自己成为天地间友善仁爱的源泉。但是，我们却正在堕落成一群贪婪、冷漠、麻木和残忍的乌合之众，我们忘恩负义。在对大自然的背离和劫掠中，我们正在丢失生命的神圣。面对崇高和神圣时，我们已没有了敬畏和虔诚。美好的时光已然远去，回家的路途已经十分遥远。我们已不再冥想，也不再忏悔，打开思想之门的钥匙已然锈蚀，我们正变成文明的魔鬼。天地岁月依然，万物生灵却在凋零，心灵上已长出老茧，眼眸深处的圣洁已成为遥远的回忆。你还好吗？古老记忆中那棵泽蔽千秋的菩提树。请再给我一点点绿

荫，我已匍匐在地，我将在你最后的绿荫里长跪不起，用我已然浑浊的泪水浇灌你的根须。而此时，我的手指正捻转最后的这颗念珠。哦，已经是一百零八颗了。

只有第一百零八颗，这最后的念珠上，我才想刻上一句无人释读的咒语。因因而果果，愿所有的人都为之顶礼并因之超脱无尽的轮回。最后，请和我一同虔诚地念诵：嗡嘛呢叭咪吽。



目录



喻

当我把那些羊儿赶向村庄后面童年的山坡时，我梦中的大草原就在祖先们迁徙漂泊的路上渐远，最后就只剩下一个背影了。



嘛

你可曾望见一片片大草原坍塌成废墟的过程，那过程就是亿万棵牧草灰飞烟灭的过程，就是大自然壮烈死亡的历史。



呢

森林啊，我亲爱的森林，你曾如此地熨帖过我们的心灵，如此地抚爱过我们的生命，你给了我们一切，而我们却是那样的忘恩负义……



叭

用来讴歌生命万物的颂词不得已要用杀戮的悲惨作铺垫，在我已是一种悲哀了。慈悲的祝祷已响彻天涯，而生命欢呼的天涯却已零落成血色苍茫的荒野。



咪

从一条条干涸的河床循源而去时，其实我就在寻找那些曾经的河流，那些或壮阔或舒缓的河流。那满河床硕大的石头或许还记得有河在上面汹涌流淌的历史。



吽

地球用数十亿年的时间成就了生命万物，而人在地球上开始大范围走来走去才是近几年的事，但它却用最后的一两个世纪就改变了一切。



——一个孩子对故乡山野的铭记和思念

喻能消除天界生死苦。

——萨迦·索南坚赞

当我把那些羊儿赶向村庄后面童年的山坡时，
我梦中的大草原就在祖先们迁徙漂泊的路上渐
远，最后就只剩下一个背影了。

1

嗡嘛呢叭咪吽。

生为藏民族后裔，很多时候，我为自己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陌生和距离而深感悲哀。但对这六个字和它暗含的一种心灵指向却是自幼就熟悉了的。这是我的祖辈们每天自清晨至深夜一遍遍念诵的六个字。有时候，我甚至感觉，他们可以不说话，不交谈，但这六个字是必须要念的，以致到了如醉如迷的程度。在任何时候，遇到任何事，他们只要一张口，这六个字便会脱口而出，一遍遍往复轮回，仿佛永远无法自行停顿。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他们也没有停止过。好像他们的心灵就是一颗念珠，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拨动着，周而复始，永不停顿。

我无法确定，我失去自己真正的母语在我灵魂深处留下了多大的空白。在亦如黑洞般肆意弥漫的空白中，我在下坠，一路跌落，一路下滑。灵魂的嘶鸣已划破所有的追忆与梦想。我渴望着焚毁自己这丑陋的外壳。它的沉重与浑浊使我无法面对灵魂的冥想。冥想就栖在一枝枯枝上，像一只孤独的乌鸦。天边有谁在歌唱？是谁的歌声如夜阑飘然而至？是谁径自走在深渊的边上悄然落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祖先们，我的夏拉胡拉部落的祖先们由雪山草原而不断迁徙漂泊的路上，不经意间就失落了许多的东西。我还知道，当我的姓氏被部落名字中的一个音节所取代并以方块字的样子出现之后，以母语作为话语表达方式的时代就已经结束。

我小时候，也曾牧放过牛羊，但我们离真正的大草原已经很遥远了。生养我的那个小山村已经变成一个纯粹的农庄了。尽管炊烟依旧飘荡，晨昏依旧更替，但一座座农家小院的主人已记不起曾经风雨飘摇的牧帐，以及牧帐前无边无际的草原和那草原上的畜群，还有牧犬的狂奔和吠叫。而这还是其次，真正的悲哀绝不是因为帐篷变成了房子——其实，房子比帐篷坚固得多也温暖得多——而是不再漂泊的牧人心灵的漂泊。草原牧场留在了最初的梦里，而心灵却一直在那梦中的草原上漂泊不定。当我的祖先们终于疏于游牧而勤于农耕之后，他们就驾着本应牧放山野的牛马，一垄垄切割着那最后的草原。赤脚走在那深深的犁沟里时，他们分明感到了大地的创痛。草原就那样离他们远去了。在渐渐远

喻

离之后，他们还常常回望着草原的背影。那其实就是一个牧人的背影。他们就在那牧人的背影里把庄稼种成了牧草的样子。金色的牧场已随那牧人的背影消失在地平线上。那天下午，我的曾祖母走出深深的村巷时，她背上的珞链还依然环佩叮当，像一串风铃穿过了村巷。那时，我就站在门前一直望着她的背影，而她却头也不回地径自往前走去了。那时，蓝色的青稞已长满了山野。走在山野之间，望着那蓝色的光芒时，曾经的牧歌和酒曲就在那青稞的根须里潺潺流淌。在很多年以前的那天下午，我想，我爷爷的爷爷肯定在一垄田埂上泪如雨下。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那个村庄的始祖了。当他最后一次带着他的部族离开部落的草原一路迁徙而来时，族人的命运就已经注定。尚未抵达的前方已有村庄灯火飘摇。是那灯火最终诱惑了他的意志。在望见那灯火的那一刻里，他已疲惫不堪。他可能回头望了望一路漂泊迁徙而来的路，望了望路尽头的草原，而后就决定住下来了。他们从草原深处带来的惟一神圣的东西就是部落的名字了。

部落最后的草原随一首古歌飘远
远方，经久跋涉尚未抵达的远方
已有灯火飘摇。传说就在那灯影里
跌荡成了迁徙的路
祖先们在马背上失落的酒歌
在无边牧草的根须里长成了蓝色的青稞
金黄的麦粒如羊群在掌心里滚落
一群男人开始用犁铧翻耕着土地
翻耕着一群女人的心
于是，土地里就长出了部落的根
发芽的却是一颗女人的心
而村落就在那心尖上，就在那心尖上
燃起了第一缕炊烟
(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尽管男人的胸膛上还有牧歌悠扬
尽管女人的眸子里还有鹰的翅膀
但是村庄却正用厚厚的尘土将它埋葬
眼泪就在尘土里
浸泡最后的思念和曾经的故乡
而灵魂仍在漂泊的路上
牧放童年的太阳和月亮

——《夏拉胡拉》

2

喻

那是一种久远的怀想和思念。每年牧草返青的季节，我夏拉胡拉村落的所有男人和孩子们聚在村后山冈上的鄂博前，煨起桑烟，放飞满天风马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那久远的怀想和思念。那思念的尽头就是梦中的草原。他们跪伏在地时，自己早已泪流满面了。摆放成山字型的千盏酥油灯飘摇着的灯火呼啦啦地燎烤着他们的血脉。而后他们就在那山冈上齐声吟唱那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

□□4

在周而复始的起承转合之间，他们已把那单调的吟唱演绎成气势磅礴的山野大合唱了。那是我所聆听和目睹过的真正生命意义上的欢乐颂。而后，所有的人和心灵都酩酊在山冈上，而后就从那山冈上滑落，亦如一段牧歌或一段往事。当朝阳从东边的山顶照耀那山冈时，那里已是一片宁静，只有那些印着风马的方纸片覆盖着那山冈。山村早晨的炊烟就在山冈下弥漫。

那时，一个孩子正蹲在山坡上，用一双小手托着下巴，看着羊群蠕动着两片嘴唇将那一簇簇鲜嫩的青草吞进肚里。他想象过，要是那些青草在羊儿的腹中依然能迎风摇曳，依然能承接阳光雨露，那么，每只羊儿的心里就是一片大草原了。那个孩子就是我。那个孩子的童年就是青青山坡上羊儿们啃噬青草的历史。从6岁到11岁的6年间，我就在那山坡上牧放着我的童年。眼睛里挂着太阳，心儿却牵着村庄。一开始的一两年时间里，我的一个堂叔带着我一起放牧。他比我长十几岁，但是个子却比我大不了多少。



他们就在那山坡上齐声吟唱那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

他自幼就佝偻着身子，我记事的时候，他背上就已长出一个高高的罗锅。他出生在乌鲁木齐，那时候乌鲁木齐还叫迪化，因而他就有了个好听的名字：迪生。听说他的父亲我的爷爷是个杰出的医生，曾医治过很多疑难杂病，但就是没医治好自己儿子的病。也许是因为他那个名字的缘故，迪生叔的笛子吹得特别好听，每当那笛声在那山坡上悠扬嘹亮时，我就想，那可能就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了。就是他教我用红泥土捏的那些牛羊和马儿，还教我用红泥土捏过能吹出悠扬旋律的埙。埙的声音像东格尔的声音，但是更低沉——东格尔在汉语里的准确名字应该是白海螺，但我们没有白海螺，我们吹奏的东格尔是牛角号。每天早晨出牧时，我们就吹奏东格尔，那是我们出征的号子，而在牧放畜群的山坡上，我们吹奏的却是笛子和埙。东格尔、笛子和埙吹出的声音最能打动一个牧人的心，哪怕他是一个懵懂的孩子。也许正是因为迪生叔的存在，那段苦日子就成了让人留恋和怀念的日子。但是这种美好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

有一天下午，我刚刚把散落在山坡上的羊群赶到一起，甩着手中的小皮鞭奔下那座山冈时，迪生叔正躺在草地上望着那只云雀直溜溜飞近地面而后再一下飞进天空里，扇动着翅膀。迪生叔就没有看见我那只黑眼圈小羊羔跟在我后面飞跑时不时腾空跃起的那个优美的舞姿。所以当“黑眼圈”又一次纵身跳起，并把它的小主人绊倒在茂密的灌木丛里，脸上被小树枝刺破了流出黏糊

糊的血而叫着他叔叔时，他叔叔就没有听见。“黑眼圈”盯着它的小主人在那里痛得咩咩乱叫时，它显得很尴尬。它先是抬起那只小蹄子在我的屁股上轻轻刨了几下，便看见我裤子屁股上那个破洞越来越大了，露出一块脏兮兮的皮肉，上面并没有长着像它一样的白毛。它可能觉得很好笑，便也像它的小主人一样咩咩地叫了起来。就在那天下午，就在那个山坡上，记不得是因为什么缘故，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和迪生叔吵了起来，他虽然比迪生叔小好几岁，但是个子却比他大很多。吵着吵着他们就打起来了。于是，我看见那皮鞭就一下一下地抽在了迪生叔的身上甚至脸上。他无法反抗也无力回击，只是默默地忍受着鞭打。当山坡上只剩下我们两个时，他就开始哭泣，那哭泣的声音很像是笛子和三孔埙的和声。后来，他就再也没去过放羊。那山坡上就只留下我和我们的羊群。后来，他就在我心里长成了一个伤疤，时时的隐隐作痛，仿佛有一根皮鞭一直在抽打着我。没过几年，他就过世了。

那时，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但当我长大了，离开了那片山野之后，我却越来越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孩子了。尽管，大草原已经十分地遥远了，但毕竟还有一片山野供我牧放。我经历了一个孩子应该经历的所有经历，那是真正的童年。尤其，当我看着自己尚不满8岁的儿子要起早贪黑地面对那没完没了的作业和课时，我就在心里对他说：我亲爱的儿子，我多么希望那些方块字变成一只只羊儿，去啃噬青草而不是你的童年。我担心，当我的儿子长大了之后，记忆中只剩下作业本，却连一座真正的山冈、一片真正的青草地都不曾在他的记忆中留下哪怕是模糊的印象。我能真切地感受到，我的祖先们在他们漫长的一生中曾用了很长的时间回忆前尘往事，想念童年的大草原，而我就只剩下一片山野了。我能真切地感受到由此而带给自己心灵的创伤。那么，我的儿子呢？还有很多和我儿子一样的孩子们呢？他们还剩下些什么呢？人离真正的家园已经十分遥远了，遥远得已经没有了童年的回忆。我不相信，一个连童年都不愿回忆的孩子还会记住别的东西。那么，你能确信，你的孩子会愉快地回忆他们的童年吗？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大人们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我敢说，它将决定我们未来的命运。

每当忆及童年的那一片山野，都会有一只云雀飞进我的记

忆。虽然不曾考证，但我一直坚信，在那一片山野之上高高飞翔着的那些状若麻雀的鸟儿就是云雀，就是雪莱笔下那欢快的精灵。它们像一串音符，先是从离地面很近的地方扇动着一对小翅膀，欢快地鸣叫着，向上飞升，几乎是在垂直飞翔。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它们飞翔的速度极慢。而它们的鸣叫声好像与那翅膀拍打的节奏有关。那对小翅膀拍打的节奏越快，它们的鸣叫也越清脆欢快。它们就是那么一点点飞进天空的。到后来，就只剩下一个黑点了，再往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仿佛它们就那么一点点融进了天空。正在这时，那个黑点又出现了，它在往下冲。云雀从天空飞向地面时那样地迫不及待，好像它们飞得太高了，一阵晕眩，便一头扎将下来了。它的翅膀几乎收起来了箭一样地射向地面，它的鸣叫也变成了一声长啸，只听得“嘘”地一声，它就已临近地面了。眼看着快要摔到地上了，它的小翅膀便又恢复了飞翔的状态，又开始欢快地拍打着，一点点向上飞升。它们很少有不在飞翔的时候，它们总是那么飞翔着，鸣叫着。我就是在它们的飞翔和鸣叫中走进我童年的记忆中的。

而云雀的鸣叫只是我童年记忆中山野大合唱的一个乐段。它在整个的乐章中只是一个小小的快板。那延伸的山野才是广板，那山野之间随风而去的岁月往事才是行板，那往事岁月里不断滋长蔓延的童年梦想才是柔板。夏夜的田野上，我听到过小虫子们的绵绵情话；秋日的星月下，我听到过山风与溪流深情地唱和。春夜里，那麦子和小草们拔节吐叶的声音是柔和的序曲；冬夜里，大地结霜凝冻的声音是悲壮的奏鸣曲。还有，在初冬的早晨从山冈一闪而过的那条红狐狸，尽管就那么一刹那的时间，但当它像一片朝霞般从那山冈上飘过时，我就知道，它会照亮我童年记忆中的那个冬天。我不能忘记那条在山道上与人群不期而遇的大灰狼。与人们对它的成见和厌恶相比，它遭遇人群时仓皇顾盼之间眼睛里流露出的那一份胆怯和无奈令人心颤。还有，那只在山谷溪流间跳跃着叫个不停的花山鹊，那群在柏树林中谈笑风生的蓝马鸡，那只躲在草丛中偷看我尿尿的大灰兔……一切都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等待我的思念和牵挂。我时常想，如果没有它们，我也就没有了关于童年的记忆。是它们编织了我五彩斑斓的童年和童年的梦想。